



代赭石通燥结功效卓著

代赭石苦寒质重，入心肝二经。其镇逆、止血、平肝之功已被医者所习用，如《伤寒论》旋复代赭汤、《世医得效方》震灵丹、《医学衷中参西录》镇肝熄风汤等，此不详述。然其通燥结之功用，古今医籍论述甚少，唯近代张锡纯氏独树一帜，言代赭石“饶有重坠之力”、“通燥结”、“能下有形瘀滞”，且制订“赭遂攻结汤”，药用代赭石60克，朴硝15克，干姜6克，甘遂4.5克。治“宿食结于肠间不能下行，大便多日不通”。观《医学衷中参西录》一书，张氏用代赭石通燥结屡建奇功。案例所载，代赭石多与芒硝、甘遂等通下药配用，但亦有单用者，如张氏治一周姓孕妇，呕吐、腹痛、便秘，众医言不治，张氏单用代赭石120克治之，其结遂开，大便得通，其人安然。故张氏云：“赭石诚为救颠扶危之大药也”。

笔者效张氏之法，临证中凡见燥结证，如现代医学之肠梗阻或急性胆囊炎、胰腺炎等病出现大便秘结不通者，亦多习用代赭石。剂量一般30~60克，多与大黄、芒硝等通下药配用。其效果要比单纯应用“三承气汤”为佳，特别是出现“呕吐”、“欲吐”等胃气上逆见症者，尤为适用。

据现代药理研究，代赭石含有镁盐，镁离子在肠道内形成一定的渗透压使肠内保持大量水分，可刺激肠蠕动而排便。代赭石性味苦寒，质重力坠，善降逆气，能使药力下行。临证常见因腑气不通而胃气上逆，出现呕吐、泛恶等症，治疗当通秘开结为主，降逆止呕为辅，而代赭石一药而具双重作用。兹举案例两则以资印证。

案例一：李××、女、76岁。1983年3月因“腹痛、呕吐、不能食”，经南通医学院附属医院检查诊断为“不全性肠梗阻”，予禁食、补液、抗感染等治疗，病情缓解。两天后患者家属邀余诊治。诊时，患者神疲体倦，气短懒言，腹部胀痛但不剧烈，食不下，时时欲吐，大便半月未解，舌红少苔，脉细弦数，证属高年气虚津亏、燥屎内结。治拟益气增液、导滞通下，攻补兼施。方用党参15克，玄参30克，生地20克，麦冬20克，大黄10克，芒硝8克，炒枳壳10

克，莱菔子12克，甘草6克。二剂后，患者腹部胀满减轻，仍见泛恶欲吐，已有矢气肠鸣，但大便依然不通，遂在原方之中加入代赭石30克，继服之。当天大便即通，泻下臭秽之物甚多，腹部得舒。燥结虽解因虑邪去正衰，再予健脾和胃之剂调之而愈。

案例二：钱××、女、46岁、工人。1987年10月诊。素有习惯性便秘十余年，平日靠服用麻仁丸、果导片等大便方通。此次因操劳过度，起居失常，以至大便旬日未解，服用麻仁丸等罔效，西医嘱其灌肠，患者不愿，要求用中药治疗。刻诊，患者大便秘结、腹部胀满有积气，心中烦闷，面赤烘热，口干喜冷饮，舌尖红，苔黄腻而糙，脉弦。证属胃肠积热，腑气不通，燥屎内停。治拟泄热通便，行气导滞。方用代赭石30克，大黄10克，芒硝6克，枳实10克，厚朴10克，木香10克，槟榔10克，甘草6克。服一剂，大便得畅，腹胀亦除。数月后，患者上症又发，同道曾用“调胃承气”加味投之不效复求治于我，遂在同道原方之中加入代赭石45克服之而愈。

服代赭石后，尤其是服大量代赭石后，大便可能发黑，是因其主含三氧化二铁所致，不必惊慌。

南通国棉二厂职工医院 仇锦华

《内经》“祝由”辨析

“祝由”在《内经》中凡三见，如《素问·移精变气论》云：“古之治病，惟其移精变气，可祝由而已。”“往古人居禽兽之间，动作以避寒，阴居以避暑，内无眷慕之累，外无伸宦之形，此恬淡之世，邪不能深入也。故毒药不能治其内，针石不能治其外，故可移精祝由而已。当今之世不然，忧患缘其内，苦形伤其外，又失四时之从，逆寒暑之宜，贼风数至，虚邪朝夕，内至五脏骨髓，外伤空窍肌肤，所以小病必甚，大病必死，故祝由不能已也。”所谓“祝由而已”和“祝由不能已”，都是说通过“祝由”来治疗疾病，把“祝由”作为一种治疗方法来运用的。而全元起注曰：“祝由，南方神”。把“祝由”当作一个神的名称已大违经义，且查南方火神当为“祝融”而非“祝由”，则又自错矣。王冰则注云：“祝说病由”，后人沿袭之而无异辞，如张介宾云：“由，病所从生也”。马蒔亦云：“祝由者，祝其病

所由来,以告于神也”。

《尚书·无逸》有曰:“否则厥口诅祝”。疏:“以言告神谓之祝”。“祝”作为医学上的一种治疗方法,是通过向鬼神祷告祈颂,并将鬼神的旨意转达给人,再遵照鬼神所示旨意进行治疗活动的方法。这种方法由于受当时历史条件和生产力水平的限制,其中既有利利用心理情志因素来治疗某些疾病的科学的合理部分,也有封建迷信的巫术内容。然无论如何,“祝”只能是以言告“神”,《说文解字注》所谓“以人口交神也”;张志聪亦注云:“对神之辞曰祝”。人与人之间的交谈或劝告则绝不称之为“祝”。

“由”字在“祝由”一词中也不是象王冰所谓的“病由”或吴鞠通在其《医医病书》中所说的“病之所以出也”。查《说文》正篆无“由”字,而从“由”得声之字有“𣎵”,许慎训曰“𣎵也”,即今之“咒”(呪)字,是“祝告”的意思(见《辞海》)。又古韵“由”“留”可以对转,《说文》从“留”之字有“榴”,许慎训曰:“祝榴也”。《玉篇》认为“榴”之古文作“袖”,而“袖”“𣎵”实乃异体字(见王力先生《同源字典》),《说文解字注》在《言部》“𣎵”下云:“祝榴字亦作袖,盖与𣎵一字也。”徐灏曰:“𣎵即祝、榴之合声,故与祝通,亦与榴同”。可见“榴”“袖”(𣎵)是同源之字。因此桂馥在其《说文解字义证》中明确指出:“祝榴即祝由”,《说文解字注》则谓“祝由,即祝榴也”。“由”即“𣎵”(袖)字,可谓确诂。

《玉篇》谓“𣎵,祝也”,《中华大字典》同。据此,“祝由”一词亦可单用一个“祝”字来表示,如《灵枢·贼风》有云:“其祝而已者,其故何也?岐伯曰:先巫者,因知百病之胜,先知其病之所从生者,可祝而已也”。其中二句“祝而已”与前所引《素问·移精变气论》中所谓“祝由而已”意义完全相同。“祝由”即“祝”。

总之,“祝由”是一个同义复词,是古代医巫尚未完全分开时的一种通过祝祷治疗疾病的方法,可以说是一种古代原始的心理疗法。由此可见,《内经》并未完全摆脱当时巫术的影响,并选择性地继承接受了巫术中合理的有实际医学价值的成分。

北京中医学院 王 钊 贾鸿宝

姜春华教授选药思路初探

姜老处方,一般用药十分精练,少则三五味,多则七八味,颇有经方之韵味,而又非仲景原方,功效卓著,深得病家信仰。姜老是怎样选药的?现就侍诊所得作一肤浅的探讨,以供参考。

一、立足辨证 务求精当

药物都有各自的偏性,数药同煎,其性能是会相

互影响而发生变化的。药味越多,变化越为复杂,药效未必就高。药味少,效果相反得到保障。药味多少与药效高低,并不一定都成正比,应以少而精为宜。《伤寒论》方一般只有六七味,甚至一二味,但效果确实,姜老认为这是组方用药的典范。为此临床必须抓住其主要矛盾或主要矛盾方面,选择同类药中作用较强的得力之品,单刀直入,捣其中坚,其他次要矛盾也就迎刃而解。毋需见一症加一药,藉此可略省多味势单力薄的药物,净化了处方,提高了疗效。

如季某,女,28岁。产后引发关节疼痛,两肩为甚,肢端麻木,阴雨更剧。口干、舌剥,脉细。抗链“O”900单位,血沉一小时17毫米。证属阴虚血少,风寒湿邪入络。得之于产后,多为缠绵难愈之证。姜老不用秦艽、天仙藤、络石藤、桑枝等作用平淡的祛风通络药。而在重用生地、玉竹、当归等滋阴养血的前提下,选用大热大辛,擅治顽痹的细辛、川乌等。七剂疼痛大减,十四剂后血沉正常,随访三年未发。

诸如回阳救逆之附子,温中止湿之姜炭,和营温经之桂枝,攻瘀逐血之蛭虫,清热泻火之大黄,清热化湿之川连,温化寒痰之砒矾丸,逐水消胀之巴漆丸……等,无不为常用之品。邪势亢盛之际,更赖以截断病势的发展,促使其向有利方向转化。

诚然,作用较强的药物,也会有一定的毒副作用,因此姜老十分重视邪正虚实的辨析,认为只要掌握好邪势的轻重缓急,正气的耐受程度,以及药物的配伍、剂量、服法,是可以扬长避短的。如用大黄蛭虫等攻瘀逐水时,多用大剂量的黄芪、白术或人参粉,扶正防脱。用砒矾丸时,每天只服五至七粒(绿豆大),连服五天,中病即止。

二、博采验方 唯效是求

姜老认为流传于民间的验方单方是祖国医学宝库的一个组成部分,应予重视、研究、发掘、整理。在辨证组方时经常选用民间单方草药。

如李某,男,38岁。婚后五年未育,阳事不举,精子数量少(8千万),形热颧红,舌红苔黄。证属肾阴不足,精气亏乏,方用生地、女贞子、旱莲草、枸杞、五味、党参、苁蓉、韭子、杜仲等滋阴和阳,益肾生精,还据民间单方用生羊睾丸捣烂浸酒服用。取得效果。

诸如爵床之降尿蛋白,蛭螭治热喘,开金锁治气管炎,天竹子、天将壳截咳,生萝卜汁浸脚或外敷治腹水脚肿,田基黄、鸡骨草、荷包草之治肝炎,地锦草之治下利,马勃之治咳嗽等无不取自民间验方。

三、参考新知 辨病选药